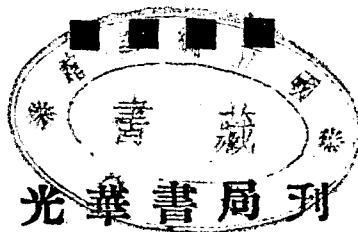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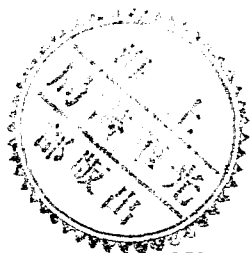


1077

花 塚



光華書局刊

1755

77
/

文藝小叢書

花 塚

采鳳著

1930

上海光華書局刊

172

獻給我的愛，泉妹。

我把這些夢裝成了一座花塚，
讓青春就在這裏永遠長眠吧！
生命之靈於我是遠了啊遠了！
空留下呀這黯淡的荒墳一堆。

I 花塚

II 散佚了的詩心

III 給所愛

IV 罪言

7 7 4 3

花 塚

花 塚

一

T先生近來儼然是一個閒人了。雖然閒人二字用在T先生脚下在他自己看來似乎有點不妥，然而他所有的確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請讀者注意，這裏的所謂閒暇，並不是有階級之類的，而只是無業遊民的普通常態。）

自從政治部遣散以後，他早上差不多

(南)

總要睡到九十點鐘才起床，白天裏也再用不着像假忙三十夜般成天的蹲在辦公案上一動也不動，或者手裏提個皮包，像黨國要人似的這裏忙開會那裏忙演講的在街上亂撞；而老是那麼悠游自在的或則是燃一支香烟躺在沙發上看看書，或則是約幾個朋友散步郊外談談心，每一舉動，可以說都是充滿了濃厚的興趣。而迥非那種“心不願做，不得不做”的拍賣靈魂的生活可比。若要說是寫意，這樣，似乎是寫意極了。

人情動極思靜，靜極亦思動。T先生這樣閒暇的生活，不覺就已過了兩個多月了。漸漸的談得來的朋友都星散了，看得有味的書籍也覺得沒有味了，于是 T先生便不能不翻然思動了。

說起動來，自然是沒有比講戀愛更好的了，而況我們的 T 先生素來不大接近女人，自然，戀愛於他更有其特殊的需要了。可是他生性戇直，頗有幾分獸氣。愛起人來，就拼命的愛；厭惡起來，便也脫脫灑灑，撇得乾乾淨淨，絲毫不會裝假。因為這樣，便註定了他在戀愛途中的命運了。

平心說來，戀愛這樣東西，確實不是一樁好事，不過是人們精神上一時的病態作用罷了。然而在我們的 T 先生看來，則直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意義不過的了。誠然，他是謳歌戀愛者，他是戀愛最高論之膜拜者，在他的宇宙裏戀愛是統治了一切。

可是不幸正因為太把戀愛過於尊崇了，而我們的 T 先生便不自覺的已墮入在

煩惱的深淵了。愛情的苦悶，擾亂了他恬靜的心曲，現在他是怎樣的空虛而煩惱啊。

是在一個昏黯的黃昏，天空中滿佈着陰霾的雲翳，大地呈現着哭喪的面孔，T先生悶坐在書齋裏，呆看着階前紛飛的落葉，俯仰身世，不禁淒然感動。因想起寫點東西，以寄慨胸中的牢騷，主意既定，便不自覺地提起筆來，在紙上這樣地寫着：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神志昏沉，週身冷慄。空虛環繞着我，寂寞圍襲着我，我如墮冰淵，狂熱已遠離我而去；我如入空門，恩愛已全棄我而逃。我彷彿良知泯滅，靈性全毀；我彷彿不識不知，呆然一物。我想毀滅大地，也想被大地所毀滅！我想殘殺世人，也想

被世人所殘殺！啊，倦了！這灰燼的人生！這鬼域的世場！

從何處去找得歸宿？從何處去找得慰安？近來常是這樣的想着。回憶起這半年來的光陰，竟爲着這樣的追尋而荒蕪了。到頭不但沒有所得，反找着了一大些苦悶。啊，啊，這辛酸的悲哀，又有誰能知道呢？

他寫到這裏，很想把他這半年來爲戀愛所嘗過的辛酸苦辣，盡情的傾吐出來。但，真好像一部念四史，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開始說起。左思右想，怎樣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就這樣，於是這場煩惱的公案，便也永遠沒有了結的時候。

二

本來，T的認識 F 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那時正當革命空氣極為緊張的時候。T 還在E N 學校裏面念着書。因為革命高潮的洶湧澎湃，把許多學校裏的學生，都轉入在革命的戰線裏面擔任實際工作去了。而況 T 的思想平日就很急進，於是便也被波及了。F 呢？那時還正是一女中二年級的學生，她的思想雖然不算很新，然而當時對於婦女解放運動，却非常熱心。他倆本來是陌生的，後來因為 C 的介紹便相識了。

自從相識以後，似乎有什麼吸力，天天把他們拉在一起見面。論起年齡，F 是比 T 小四歲，而雙方的情緒却頗相投。尤其是 F

的活潑，玲瓏，天真，於 T 的青春時期的狂熱更其適宜。他們一見面快樂便蘇醒了。小小的書齋裏，便會露着稀世的光芒。就這樣兩小無猜地常在甜蜜的時光裏相聚着。在這裏我要輕輕地讚美一句：這是一對可愛的潔白的小靈魂。

三

—— 哎喲！你幾時回來的？北伐辛苦了啦！

這是 T 從北伐回來的第二天到 F 家裏去，F 的母親見看 T 很親熱的這樣地說。這時 F 也站在旁邊，用着一副處女固有的嬌憨羞澀的態度來歡迎這個北伐凱旋的舊友。“千里相思，於今了結。” T 的心情，那時

真不知是如何的喜悅啊！

“——我在徐州兗州，寫給你的信，你都收着了嗎？”T這樣的帶微笑地開始轉向F談話。

“——收着了。可是因為你那時戎馬倥忙，行蹤不定，所以不好給你回信。……”這是F的回答。說時侃侃而談，顯出很自在的神氣。

“F真是一個饒有男子之風的女士，”T常這樣的想着。“她見着人時落落大方的態度，慷慨流利的談話，以及她的表情，動作，都充分的含滿着男性的剛強，而完全看不見那種女兒的本態——溫柔，細膩，幽閒，——的韻致。若是要牽強附會的講：她真不愧是一個巾幗的鬚眉女中的丈夫了。”這次

T由千里迢迢的遠道回來，滿抱着熱烈的希望，心想能夠得着她溫馨的情緒的薰陶，以充實他北伐中五個多月來的空虛的夢幻。却不料她還是這般硬梆梆的，絲毫沒有一點兒女之情流露出來，心裏不覺暗暗地有點失望。可是愛過來的人畢竟覺得她是可愛的，T雖然是忍痛無言，却愈加彌篤了對她追尋的熱誠，愈加覺得她可敬可畏，而不禁深深地愈加向她低首膜拜了。

是一個萬里無雲的晴和天氣，F的母親設酒爲T洗塵。T自然是興致蓬勃的很早就跑到她家去實踐這種意外幸運的宴會了。或許因爲是天氣太過於爽人的關係，這天F所穿的衣服竟格外的漂亮，水紅的襯衣緊緊地貼在肉上，腰支纖小得僅可盈握，

週身的輪廓，因為衣服過小都微微地隱現出來了。T的眼光受了這種強烈的刺激，頓覺有點繚亂。說起話來，祇得故意把視線迴避不敢看她。但是偶然有一個外人走進房內，他的心裏却又在嫉妬人家把這種人間無上的美偷看了去。

“——鳳，多喝一杯吧！今天禮拜，橫直沒有事，醉了也不打緊。”這是F的母親殷勤地向T這樣的講。

“不行。我要泉陪我吃我纔吃。……”他故意這樣地撒嬌的說着。其時F正坐在T的對面，F的母親在他的右手。席間除了他們三個以外，別的二位便是她的同學L和Y女士了。

“好。我就陪你喝一杯吧。……”F似乎

特別的高興，很豪爽地竟笑着應允了。本來，F素來是點酒不沾的，在T又何嘗不知道呢？然而，一個竟於例外的要求，一個竟於例外的答應了。T爲F滿滿地斟了一杯，嬉皮笑臉地只管推着她喝。F慢慢地把酒杯舉起，輕微地送近了她的芳唇，只得勉強的喝了一點；便不覺紅緋臉上，如朝霞的出雲，似乎微微有點醉意。

“鳳，你看我臉上發熱，真不能再喝了。這半杯，還是請你喝了吧。……”F含糊地這樣的說着，趁勢便把剩下的半杯酒傾在T的杯裏。這是怎樣的使T喜出望外的啊！T暗暗地在幻想着，這瓊郁的酒漿啊，便是他們的愛的漿液。時而他又幻想着他倆是跪在禮拜堂內吃交杯酒，那陪着他們坐在兩

旁的 L 和 Y 啊，便是他們舉行 Wedding 時的嬪相。他滿餐着 F 酒後惺松朦朧的醉態，幸福的符號掛在他的面部。光榮的桂冕，向着他的脚下投奔。世界漸漸地離他遠了。L 和 Y，忽然也從他的眼簾消滅。這時在他的宇宙裏，剩下的只是酒杯和她。他醉了，醉了。他不復知道置身是在天上還是在人間。

四

是桂子飄香的時候了。T 剛從廬山歌暑回來。其時 F 的學校也已經開課多時了。爲着 F 的補習功課，T 差不多天天夜晚到她家裏去。從此幸運便常在他的眼前。

“又來了啊，別要這般的頑皮，給人家

看見了怪難爲情的。”這是 F 的聲音。啊！多麼鬆軟而輕飄的聲響啊！當 T 爲 F 授着課的時候，近來竟時常可以聽見這樣的同一的樂音。無疑地，這音響之由來，幸福的 T 君自然是爲之主因啊。

是一個精緻華美的臥室，長方形的書案斜斜地放置在綠紗窗下。書案前並排地放着兩個活動的沙發椅，這椅便是我們的 T 先生和 F 並肩研磨的地方。我們應當說：這，這是人間最最快樂的園地，上帝賜給亞當夏娃的伊甸園。T 先生自從跳進了伊甸園以後，他整天的沈浸在玫瑰色的愛情之夢裏了。坐在他旁邊的 F 由氤氳裏不時的從她的頭髮上飄送過來一陣陣的香氣，他的靈魂頓在香氣之上旅行。他盡量地吸嗅

着她那頭髮裏的濃郁的氣味，就像呼吸着那夾着阿片和糖和菸草的氣息而癡迷地沉醉了！這時，他的心脈是跳動得何等的厲害啊。漸漸地他的手便移放在 F 的手上了。他輕輕地撫摸着 F 的藕節般的手腕，由她的寬而且大的袖口裏逐漸的伸進去撫摸她的光滑的玉臂。有時還偷偷地低下頭去只管在她的手上舐着，就和小孩子舐吮着蜜糖一般。他昏迷了！他昏迷了！他幻想着一個音樂的舞蹈，那舞蹈將使年輕的男女怎樣的稱道而羨慕啊，……

有時 F 含羞地推開他的手，但，這又怎能推開呢？愛情的熱火，燒遍了他們的全身。那一唱一和互念着的生字啊，正和人們熟睡時的夢囈一樣。過後自己也不知道講些

什麼。他和她都昏昏然了！沉默的相對着，讓燈輝永遠地把他們的甜蜜的時光記下。

五

八月裏的天氣，氣宇澄清，溫爽宜人。天河萬里，碧雲無際。一年之中，要以這時的氣候爲最佳。也許可以這樣說，這是最適宜於戀愛的時候吧。不消說，戀愛是靈的也是肉的。然而光只是天天躲在房裏撫摸擁抱也未免太唯肉了。要是你肯換一個環境，雙雙地携同你的愛人緩步到郊外去，看看紅紅的花，綠綠的葉，潺潺³⁴的流水，高高的³⁵青天，將令你得着一種神祕的不可言喻的快感，而益發顯得你們的愛的偉大，並不是什麼東西所可比擬的。誠然，自然界是愛

的場合。也唯有在自然的懷抱裏才能夠襯出愛的崇高和偉大來。

“泉，你看，今天天氣多好啊！春天也似的。我們出去散散步，好嗎？”

“——好。像這樣的天氣，不玩玩實在太辜負了。”

T 的探問竟得着了這麼一個完美的答案，由 F 的含味雋趣的回話中，T 的腦中又升起了一座美麗的花園。那花園的中央啊，放下一口平坦的湖，湖邊停泊着一艇畫舫，似在等候着他們的放遊。於是他忽然若有所悟的向 F 講道：

“喂，泉：我們遊湖去吧？……”

.....

十五分鐘後，他倆在湖中了。其時微風

瑟瑟，白楊蕭蕭，太陽光映在水面，閃耀着萬片金鱗。漿聲呀呀地在唱着他們的戀愛。沉默代替了他們偉大的對話。一陣陣的微風，只管在他們臉上嬉遊，弄舞，寫下了他們過去歡樂的痕跡。他們的心弦都在鳴着交響樂。兩個靈魂兒也已經吻合成一個了。戀愛的火在他倆心頭熱烈地燃燒，胸前不自主地各自震動得很厲害。T竭力想找幾句話來衝破這冰凍似的沉默，按捺下去自己心窩的悸動。但想了許久，總覺得沒有這麼適當的話。還是T先開口起，把這死寂的空氣才衝破了，她這樣很天真地向T講着：

“鳳，你看！那邊不是一對很美麗的鴛鴦嗎？多好看啊！……”

“啊，是的！‘願做鴛鴦不羨仙’……”泉，

你讀過這句詩嗎？”

“……我不懂。……” F 故意這樣的說着，一面抿着嘴笑。

“——你不懂，難道你真的不懂嗎？我却不相信。哈哈！多麼虛偽的泉妹啊！……”

“……………” F 仍只是抿着嘴笑，不則一聲。臉上浮出了兩朵紅雲，似乎羞答答地。

“泉，泉妹，你怎麼不作聲呢？……”

……………

“我……我願意畢生和你厮守在一起，如同湖中的這對交頸的鴛鴦一樣。泉妹……你可允……許我嗎？……”

“……………” F 這時的心胸悸動得更其厲害。她不時以明媚的秋波向 F 的臉上瞟着，似在允許他的要求。

“泉，好妹妹，你說吧！你到底願嫁我不？……”素來剛強傲岸的 T，這時無條件地竟柔善得如同小兔子般溫言細語地一再小心地向 F 這樣的追問着。

“……我嫁你。……但要等我畢業了以後……”

啊啊，這是怎樣一句有力的話語啊！……從 F 簡短的這幾句話中，T 找着了牠活着和生存的意義了。

“好好。我一定等你，等你三年，等你畢了業以後。”這三年究竟是一個長或短的時期，在 T 當時，是無心計較的了。

湖面的水波激動，船頭打得水面撲撲的響。‘夕陽無奈近黃昏。’天色漸漸地要黑了。這時，他倆才雙雙地蹣跚着歸去。沿途

T 在幻想着三年以後的今日。

十八，二，六，脫稿于南昌

散佚了的詩心

上

秋來了。氣候由溫熱而漸漸清涼了。素來慣會賣弄淫威的太陽，這時已馴善得如同可愛的小山羊般。當人們尙酣睡在黑甜鄉裏追求好夢的時候，光明之神已佔領了大地，晨風盪漾着沁人心脾。鳥兒高奏着美麗之歌，大自然正在裝點着她的晨裝。這時，可愛的太陽，她才輕飄地從祥瑞的采

雲裏嬌羞地躡出了她的閨門，黃金也似的放出萬道閃爍的光輝，溫和地與萬物欣然的相見；就彷彿晨裝美人的嫣然一笑，使你隔外地會感覺得有種無限的愉快和興奮。有人說：秋以肅殺而爲心。然而在我，却並不覺得。

近來真不知走了什麼蹩腳運，倒了幾十萬代的霉。整天價昏頭搭腦沒精打采地活像一隻背時鬼。每當秋風瀟瀟，正襟危坐的當兒，偶然想起了人生，想起了這寥寬無垠的宇宙，心頭老是渺渺茫茫的令人起一種乏味空虛的感想。——覺得腦袋裏也空虛，肚子裏也空虛，連五官百體一切都是空虛的。——每一想到這裏，我的胸膛忽然就好像伸出了兩隻枯瘦如柴的手，向着這

冷寂的空氣裏，似乎只管在探摸什麼似的。
“啊啊！什麼是你所需要的喲？你這奇異的不幸的手。”然而忽然我又會幻想着抱在我手裏的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妙齡少女。而且摟抱得是那麼的緊。——像鐵桶一般的緊。——唉！我怎會遞變到這個樣子？現在是傾慕少女的念頭更迫切了。啊啊！我那久負瘡傷的靈魂啊，怎禁得這劇烈的重刺，一再湧上心頭！？

是的。人生真未免太死寂了！太單調了！我開始這樣地感覺。這荒涼滿目的沙漠啊，何處是人生的綠洲？可是，到現在我真有點不餓了。我感覺孤獨的生活是最不幸的。我的不掙氣的眼睛，和關不住的嘴巴都在這樣的啟示我，我已深切地了解人生之

意義了。我有燦爛如花一般的青春，我要倩少女的紅唇來跟我裝點裝點。我有如火一般的熱情，我要探一探愛神所給與人生的幽祕是什麼？我還有一枝鋒霜銳利的彩筆，我將為我的青春描下個纖纖的素影而完成我的偉大的少年戀愛之歌。我已澈底的覺悟了！我決不再自鳴清高；因為那是傻子做的事，我也決不再等待了。世間從沒有走來的愛。我喲，我將認向我的目標，在這崎嶇的道路之上，不絕的尋找我的愛去喲。但，畢竟我是一個女性之蹂躪者吧？我的愛啊，又幾時才能得到呢？

朋友們都在紛紛的結婚了。由他們一雙雙的舞弄中，我的眼球，忽然感覺得如蠟刺一般的在針刺着。我真害怕，新郎臉上堆

滿肉氣的獯笑，和新娘由心湖的深處游泳出來的帶着十分驕意的高興的神色。因為，我知道，這對不懷好意的壞蛋，又在把我當作開胃物了。有我在他們的身旁，他們便益發覺得如孔雀展屏似的驕傲，似乎故意要在孤獨者的面前，賣弄出許多風騷，而表示他們得意的愉快和那其間的滋味，是決非我們單身漢所能夠夢想得到的。啊啊，雪白的藕節般的少女底玉手啊，和櫻紅的能夠使詩人哮喘般的狂歌而又瘋狂般的陶醉的少女底圓潤的唇啊！我幾時才能夠握一握你們膩滑的玉手和吻一吻你們潤薄的雙唇呢。

結婚，有他媽的什麼意思。赤裸裸的說：潤白的和粗黑的混做一團就痛快了。你

們的猶笑得意，也不過是爲了這點啊。高喊着那神聖戀愛和唯靈主義的不知羞恥的醜孩子們啊！你們的用心是可以誅了。

女人這東西，真是有點神祕，我嘗這樣的想：——這傢伙莫非是專爲勾攝男性的魂魄而生的嗎？——不知怎的，近來我竟連美醜之別都湮沒了。只要是女人，只要她有突突的乳峯，和大而且肥的臀部，便都有吸引我的視線的魔力，並且都覺得她們很可愛。任便是半老的勞動村婦，或竟是行乞的女丐。要是小腹下能夠隱隱現個弧形，那便更妙了。——妙至不可言矣。

有一天，是一個清爽的春晨。柳絲拖着鵝黃，黃鶯兒歌舞在垂楊。我同幾個朋友，偷閒來作遊人。一路上花明柳暗，燦爛如錦。

說不盡千般嬌豔，萬般嫵娜。兼之氤氳的春風，吹得人迷迷欲醉，使我深邃的心湖，不禁盪漾着萬千的漪漣！頓覺浩浩滔滔，廣汎無邊，令人起一種輕飄適意的快感。我們有意要尋一個幽僻的寺院來寄慨我們的愁思。——不，應當說是“春思”——於是羣向我們認可的目標前進，這個提議，自然又是我的意見佔多數。在我心中久儲待發的渴慕着極欲一見的女性中之殘缺者的“尼姑”，法師啊，我何幸得有這個機會瞻仰你們的道貌尊容，和同你們目炯炯地雙雙相對暢談呢？

“尼姑”真是女性中之最不幸者。——也許竟是全人類中之最不幸者。我一見面心裏就這麼的想，而且還深深地不禁爲她

惋惜，爲她可憐。我想，好端端的一個人，誰還會願意沒來由地跑到這個虎狼匯集的山中而來同泥塑木雕的偶像孤另地爲牠守着終身呢？啊啊！她們原是人間失了愛的囚徒啊，她們原都是性慾中之淪落者，爲了性的煩惱之摧殘，而寧愿擺脫一切的慾望，來到這古墓也似的破廟中，謀她們漂渺而空虛的，理想的，不着邊際的生活。她們是性之魔下的犧牲者喲！她們犧牲了一切，犧牲了自己。她們是再沒權力享受上帝所賦與人們的愛情之花和幸福之果了。

奇怪，出家人總格外的比我們要和氣些。當我們三個一同大踏步走進寺門的時候，遠遠的就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尼姑底殷勤的笑臉，發現在我們面前。啊！謝謝你這

多情的長老啊，就在這含滿春風的一笑之中，我把人間少女的心都看透了。

——媽的，這老傢伙倒還不錯。

——是的，徐娘雖老風韻猶存。

我們三個便不等坐定就這麼的胡道起來，似乎這尼子聽得懂了，她竟毫不羞澀的同我們搭趣起來：

—— 啲 先生，老多了哩！……

語氣滑溜溜的說着還不免用身子忸怩一忸怩，表現出儲蓄着“性”的無限的壓力，使你一聽而知道她是個老于經驗的炙手可熱的潑辣貨。於是我們三個又連着很高興的問了她的法號，她的身世，和她為什麼要出家？——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着實跟她開了——頓大大的頑笑，倒還怪有味兒的。——

啊啊，被人間幾千年來推崇爲最神聖的而又最惹人尊敬的女菩薩啊，和素來以獨身主義標榜的學者，名流，洋博士，女學生，少爺，小姐們啊！到今日我才揭穿了你們的西洋鏡了。

自從這次漫遊之後，我的心中竟好似獲得什麼定理般的，益發堅決地相信我自己的主張不錯，而同時對於女人，便也更進一層地愈加深刻的注意了。況加以這無限春意之陶冶，和這溷濁的都市中肉感的誘惑，天天見面扮飾得如同仙子一般的女學生的勾引。啊啊，我是如何的心醉而神馳，魂飛而魄盪啊！我只覺，我纖小的靈魂，是永恒的埋葬在她們又黑又大的眼球裏，和玫瑰也似的浮在兩頰的淺淺的笑渦裏。我

彷彿如中魔的狂徒！我彷彿如漠中的旅客！我
喲，我已是飄飄然，飄飄然，如在廣漠的空
際了。我的心啊，就彷彿如黑夜航海的孤舟，
我待欲鎮靜啊，又怎能鎮靜！

同着年齡相仿的朋友在一起談話，不
期而然的總容易牽涉到男女間的性的問題
上去，而且總是談得那麼的眉飛色舞，津津
有味。——抽送呀，第三種水呀，側坐旁取
式呀，生殖器吃膏粱酒呀，……就這麼的越
談越起勁。有時談到入神處，總覺得褲襠裏
的東西，有點蠕蠕欲動。而且還不免要暗暗
的用手去撫摸一撫摸，結果，又算是犯了一
次了。啊啊，女人！女人！女人！長到這大，
還沒嘗過女人滋味的人，這是人生何等的
不幸啊！……

中

多謝秋姑娘的龐大無垠的暗示，使我的意識又飄飄然地回復到一九二六年的今天了。

百花洲畔的垂柳，兀自張着衰敗的面孔，似在嘆息着命運之神無情的催促。殘荷也淒戚地支撐着敗葉，如被出的棄婦，默默地在期等着死神的降臨，我流浪在一家窮酸的報館裏，茹苦含辛地過了半年多的編輯生涯。——大家都知道編報是要坐夜的。——這是何等地一個深刻的印象，使我念念不能去諸懷的啊！每當我們編餘無事的時會，大地已死寂得如同墳墓一般的寂靜，擁妻抱妾的肉漢子，料想這時該在起勁的

幹着“那”事。四圍的空氣更沉默得像猙獰的撒旦一般的可怕。有時雖也有如銀白似的蟾蜍來偷聽我們的高論。這時，我們三個，——O君，S君，和我。——總是曠古迄今地恣意縱談。——真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九流三教，無不談及。——當我們談得興高采烈激昂慷慨的時候，有時我們的態度都很莊嚴，有時很感動，有時便笑得前俯後仰地轉不過氣來。每個人的赤心，似乎都沉浸在那偉大的情感之交流裏，而赤裸裸地袒露在各自的胸前。我們都感覺着已回到了童年，我們幻視着美麗的天使在爲我們跳舞。我們真不知道人間還會有什麼虛偽？我們更夢想不到有許多人的心爲什麼竟會是“黑”的？！

O 君這傢伙，想起來煞是好笑，只要是與他有一面之緣的，瞻仰過了他那副尊容，沒有不暗暗地爲他納罕的。——啊詩人，啊文學家！啊名士派！——總會不約而同地至少要給他這些綽號。最妙的就是他那副粗而且笨的玳瑁近視眼鏡，日夜的架在鼻尖上。望起人來兩個鼻孔朝着天，背駝駝的八字式的站着，活像一張滑稽畫。你見了才會笑破肚皮呢。有時，他高興了，也會跟他那倒霉的內有奇香的黃牙齒，用着如禿頭一般的牙刷，只管在口內如去雜草一般的橫衝直撞胡亂的刷着。再也不漱一漱口，揩一揩嘴。披着笨重的大衣便朝外面跑着。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弄得人家都忙嚷着大花來了！大花來了！你見了才要笑死哩！他

的天才，使他在文藝的園田裏，獲得了不少的奇花。而猶其是構思的敏捷，詞句的都麗，確實能夠使你佩服到五體投地。並且一張油嘴，怪會說的，嚼起‘王六’，如決黃河，包你大笑。因此，我們就跟他取了個混號，叫做“小蟹三。”

△君呢？自然又是一個無獨有偶的怪物了。尖尖的頭，尖尖的嘴，和尖尖的下顎，配起來恰好儼像一隻尖尖的老鼠。這傢伙有幾種特性：冷天裏打赤腳上茅茨，窮得沒褲帶也要抽烟，口裏總不離西皮二簧，講起話來，而且“雞巴，雞巴”之聲，你總不難聽到。我同他初相處的一箇月中，幾乎見着他沒有一回不笑。我們時常在一起嚼‘王六’，他叫我做“小老哥，”我便取他一個綽號叫做

“神經，”

神經大約是有了三十多歲的青年了。他是個棄武就文的“天”字號的神經。他所跑過的口岸，真是不少。因此他的生活的經歷便也無奇不有。平時，他最愛講他所經過的戀愛生活。他說廣東女子非常的開通。他又說：同上海的女人性交一次，只當喝一杯酒，抽一支烟，再容易沒有。他說他在廣東曾有過一個戀人，並且兩人戀得蠻好。手兒是握過的了，胸兒是貼過的了，吻兒是接過的了，只差沒有取得她那處女之寶。他說後來由他倆商議到結婚的事體，她的家庭，向他要五千塊大洋的禮金。一時他呆了，他怎麼也用盡法兒湊不到這筆大款，於是這場好事又只得向夢裏追尋了。從前她愛‘

他”，到現在也不愛他了。他說他失戀後着實如醉如狂般的懊悔了幾個月。比女人還賤的眼淚，也不知暗暗地流了多少。他悲憤極了！他哀痛極了！他痛罵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他不相信在這種社會裏面會有真的愛的存在。他頹廢極了！他消沉極了！於是他便決計捨下鎗桿而從事文藝的創作，拿起筆來準備寫他的纏綿悱惻的失戀之歌。因此，他一回到N地，便邀集我和S君和另外一些朋友組織了一家報館。論理，這小小的寒酸的而又是初開門面的報館，決不是現代拜金主義者的女學生會來光顧我們的。可是，事實偏出你意料之外，當我們在狹窄的編輯室裏埋着頭寫着稿的時候，我們竟時常可以聽見鶯歌燕語般的談笑之

聲，從神經的房裏不時的由牆壁的隙縫裏偷闖過來。於是 C 君和我，便都會驚詫得什麼似的說着：

“這神經，真不可捉摸呵！神通廣大，不知又勾上了那裏的小家碧玉？”

就這樣地過了一個多月了。而神經的房裏竟還有一樣的如音樂般的談笑聲，傳遞到我們的耳鼓來。已經領略過了那種滋味的 C 君，禁不住這嬌聲滴語的誘惑，心裏的慾火不斷地燃燒，無神的眼球裏，不時的露出一種的好不自在的樣子。於是，不打緊，便把一個又白又胖的老婆從千里迢迢之外接到這又狹又窄的編輯室裏來了。從此這倒霉的編輯室，竟變作了他們的巫山雲雨的陽台。

不久，神經也因某一件事，離開我們而賃居在一所祕不告人的幽室了。色情狂的C君，更整天價地吊在老婆的褲帶上早把朋友忘了。從此我的生活，便落在寂寞的陷阱中而不堪聞問了。

神經總要算是個積德積善的好好先生，當他靈敏銳利的感覺，告訴他關於我的生活之一斑，和寂寞之魔的肆虐的行爲，竟不料使他大發慈悲，深深地爲我抱着十二分的同情。自然，飽經閱歷的神經，青春時期的苦悶，當有十二倍於我的啊。近來神經的語氣，竟大變了。奇怪的是他同我談起話來，似乎又轉換了一種態度，而改用着那種生硬的不自然的演說家的口吻。

而且這神情，僅僅只用在我一個人頭

上，這是怎樣的使我覺得驚異的啊。我真不懂，連神經所採取的談話的資料，竟也會變得那麼的奇特。什麼一像你這樣的小老哥，還不快去找戀人嗎？……老 T，我跟你介紹一個，包你漂亮的。的確的，王八蛋騙你！……像這樣的話，也不知同我講了多少次數，而且每一次總是很鄭重地像煞有介事握着我的雙手說着。似乎要在我的久經幽閉了的心田裏，怒放出一朵美麗嬌艷的愛情之花來。從來沒曾親近過女性的我，一聽着他這打“春心”的話，心裏總不免微微有點波動。而且這傢伙，又是那麼嘮嘮叨叨油口滑嘴的敘述着那方女的對我是如何的表示傾慕，如何的歡喜讀我的作品，只差徵求我的同意，事情便可成功了。你想，一

個成年的童真，意外地招受着這樣的寵幸，自然，光榮之臉上，不免要薄薄的浮上一些緋紅，羞澀澀地反弄得不好意思。後來，這閒話兒竟愈說愈像了。於是神經的寓所，便也例外地向我一人公開了。

是一個初夏的黃昏，斜陽的倦眼又躲進了流霞。鳥兒都在紛飛着找她們靈魂的歸宿。我破題兒第一遭去拜謁神經的居所，血液裏充滿着神祕的成分，而且胸頭還不免……嘆咚……嘆咚……的悸動着。我自己暗暗地在咒詛着：啊，醜態！醜態！雖也一方面竭力的裝作鎮靜，然而第一次的羞怯啊！竟怎樣也掃除不去，如虎列拉的虐蟲般，已佈滿在我的每個的血球裏。神經的寓所，隔報館僅只有一射之遙。當我跨出了大門一步

一驚心地向着目標走去的時候，我竟不停地在運用着我的腦力，連路的打着主意；見着那位密絲應當如何的表情，如何的用滑稽的口吻同她講着笑話，如何的顯示着自己特長的技能以博得她們的歡心，如何的……啊！我竟想得呆了，如拋梭一般的在街上走來走去的一個個美麗嬌冶肉感的小姐，似乎也不相干地不能勾引着我的注意了。我坐着時間之車，竟加速率地到了我的目的地。那壯麗輝宏的大門，好似在對我使用權威脆弱的心弦，又顫抖得那麼的厲害。胸頭頓覺有十萬馬力的重壓，而且呼吸也似乎快要迸息了。當我踟躕地逡巡在這大門之前時，忽然我的下意識啟示我開始整一整裝，隨後又昏迷地似乎有什麼吸力只

管將我向內扯，於是我清醒了。我發現我在世界之外了。這是如何的使我彷彿迷離，而輕鬆欲醉的啊！當神經很頑皮地給那兩位密絲爲我介紹的時候，她們都羞澀地微微的笑着。薔薇也似的臉上，蓋着兩個淺淺的笑渦，如秋水一般的眸子，含蘊着無上的處女的生命之活力。款段的身材，充分地表現着人間最溫柔的女性之美。

“貴姓，”我囁嚅地向那位坐在神經旁邊的問。

“敝姓Y，”這是她的回復。

同樣地又問過了那位曾經神經爲我說舍已久的另一位密絲，而知道她是姓L。自然神經又有取笑的資料了。接着嘻皮笑臉地帶笑帶說的講：

“你不認得她嗎？哈哈，她却認識你哩。”

“怎麼樣？多只是你爛嘴的！”我不好意思故意這樣地說着。

這時，密絲L竟如醉酒的美人，臉上羞得如同櫻桃一般的紅。沒好口的只把神經罵着。弄得密絲Y也哄然大笑了。

仔細看來，密絲Y似乎比密絲L還要小些。Y的身材短而且胖。豐滿的肌膚，示人以平穩的肉體曲綫之美。而高聳的乳峯，尤現出十二分惹人痛愛的神氣。淡雅入時的裝束，益覺得楚楚動人。L與她，却完全不同。身段苗條，但微嫌瘦了一點。鴨蛋似的臉兒，似乎網着一層寂寞的薄紗，嫣紅的小口，竟好像專為和男性接吻而生的。瀟灑的

態度，又宛如出水的蓮葉，別具韻致。記得她那天穿的是一件淡綠色的綢緞上衣，襯着青墨色的羅裙，就彷彿如燦爛如金的晚霞，襯着蔚藍的青天，是怎樣的嬌艷娉婷而鮮明奪目的呵！我和她坐在對面，神經和 Y 也面朝面的對着。我們四個，竟不期然的而形成了一個平行四邊形。當我們興致豪爽地相與談笑的時候，我感覺，我們四個的電子，都在起着交流作用。幸福的臆子不時的在美人的面前弄戲，異性的吸力，使我如觸電般的麻痺起來。羞赧之念又忽然湧上心頭了。我如犯罪的囚徒般的潛低着首，我竟不敢抬起頭來觀看她們。又如跪在聖母像前的惡少，默默地只管儘量的吸嗅着由那微風傳遞過來的蕩人心旌的香氣。如

中狂般的拚命的吸收那女性的氣味，似乎每個細胞裏，都在起一種微妙的感覺。啊啊，這溫馨如蕙的甜蜜的女性之美呵，我願畢生的陶醉在這剎那的夢幻裏了。

經過這次見面之後，我們竟漸漸的親密了。而所謂Y女士也者，原來就是神經的“聖母”，短小精幹的倒還怪有味兒。L同她更要好得像貼肉的襯衫一般，而我同神經，論交也不是泛泛的。因此，我們四個，便天天在一塊兒會面。每當我獨自個從辦公室裏跑到她家的時候，——大約多是下午四點鐘——這時，他們三個，老是早早的在那裏等着。而且歡笑之聲，總是遠遠地飄送在我的耳膜，那時，我的身軀，真彷彿走進了天堂似的，心田裏會猛然萌芽着快樂的蓓蕾。疲

於整日的勞動倦乏了的精神，竟也會如飲了白蘭地般的重新的興奮起來。所有世間一切最美麗的花，似乎都發現在這裏。環繞着我的四圍的，却都是花！都是音樂！啊，我感覺我纖小的靈魂，披上了花枝所編織的錦衣。我的頭部啊，也加上了光榮的黃金冠冕。我幻視着天使在爲我跳舞！皇后之鳥在爲我唱歌！我是怎樣的矜驕而得意喲，我是怎樣的矜驕而得意啊！

自然，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很好的機會；神經殷勤的拚命的扯攏，密絲L的默默多情，和密絲Y的從旁虔誠的幫助。可是事情偏是那麼不湊巧啊！癡獸的我，竟全忘了這是什麼一回事，早把神經的好意丟在腦後去了。自己一味的只貪看着這處女的崇

高之美，而不絕的欣賞着她的活潑，她的天真，和她的富有處女性的嬌憨嫵媚與溫柔。我把她當做“聖瑪利亞”一般的看待，我只認，在這偉大的情感之交流中，我們永恒地沐浴着不盡的友誼。

密絲 L 真是一位多情的靈感的小姐，我第一次感受着愛的甜蜜的慰安了。近來密絲 L 對我竟和以前大不同了。羞澀之魔，早已被愛之神所征服着。親暱得如同自家的兄妹般。而且對我總是那麼的關懷，一舉一動，似乎都含着無限的愛的深情。說起話來，不時的以眸子瞟着我的臉上。大家都彷彿如醉了酒般，早把一切的一切，都忘記了。有時，神經和 Y，雙雙地在街上兜圈子去了。在這淒迷的燈光之下，籠罩着一對年

輕的聖潔的童貞的男女，論理，彼此的年齡，都可以做爹媽的了。你想，這時的情形是怎樣的迫切而危險啊。L低垂着粉頸默默地無言，我虛倚着書兒在那裏出神，不時的斜斜地用眼睨着L的身上。我戰慄地看着她的胸膛，起伏不平地兀自波動得那麼的厲害。呼吸短促得似乎快要停止了。我們都彷如感受着一種劇重的壓力，我自家的心房，更跳躍得那麼的很，我們彼此都可以聽見這心靈的振撼之聲，和諧地在合奏着那人間最美妙的神祕之曲。我的頭昏沉得快要崩裂了。理智與情感在不絕的交戰着。我終於制止了我自己情感的奔縱，這嬌艷絕世的而又嫵娜婷婷兀自開放在我面前的人間最寶貴的一朵鮮花啊，我竟沒胆兒將她

採擷。我只呆看着她那雪白的玉手，柔軟的酥胸，殷紅的面頰。而癡迷地出神了。要不然，事情便會教你如裂帛一樣的那麼的不妙了哩。啊啊！這又是怎樣一個芬芳甜蜜的黃金色的好夢啊！生命的全部，有這樣的裝點也足够了。

下

老人的時光，又帶上了冷酷無情的面孔。蕭蕭的落葉，更遮沒了美人採薇的芳徑。我被命運之神所撥弄着，遠遠地放逐在這窮鄉僻壤古井也似的鄉間了。過去如雲煙一般的甜蜜的歡情啊，現在都已埋葬在我的回憶的荒塚了。當我小心翼翼地將牠一幕一幕地展開的時候，我是怎樣的淒迷而

悵惘啊！我罵我千百聲懦怯無用的奴才，我爲什麼竟若無所事的將愛神輕易的縱去，我爲什麼待得春來而又淡焉若忘的裝作不理，我太把愛情看得那麼的容易了。我悔不該辜負了人間處女的真情了。到現在翻悔之念，猛從我的心頭蘇醒過來。啊啊！我是只有懺悔只有自責啊。我感覺我的神智已蒙着了污垢，我的愛河啊更淤塞得那麼的可鄙！我不絕的受着良心底訶譴，我已一度做了個負心的人兒了啊。

於今是我的青春已一步一驚心地走近了我底少年之墓門了。而包裹着在我底青春的芳心裏的，却只有這裏一個可憐的破碎的夢。此外更沒有光，也沒有歡樂，在這悠久的過程之中，自家想到這裏，也不覺淒

然地感傷了。

近來家裏人都在紛紛爲我說親。自然，正當二十歲的人，也該有這樣的需要了。然而我總覺得這是如何地一樁使我可怕的事啊！自家常常以朋友們“結婚”而罵人家爲迂腐爲守舊。而且壓根兒就不承認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存在的可能。平日的言論，對於這契約式的買賣婚姻，尤其攻擊得不遺餘力。什麼“周公之禮”“孔孟之徒”早就把她們駁得體無完膚。而且還大胆地在這禮教重重的N城大吹大鼓力竭聲嘶地高嚷着：“打倒舊禮教，婚姻絕對自由，”像這樣的開罪大人先生的口號，鬧得N城的空氣，如狂風驟雨般的登時活躍了起來。現在呢？該輪着我自己了。難道我就會那

麼容易的被禮教之魔所俘虜着嗎？身披着道德的黃袍和被禮教的枷鎖所桎梏着我的慈祥的親朋戚友啊！你們的好意，我是應當虔誠地感謝的了。

說親，自然是不免要如同奉行故事一般的履行着那些俗套。在這名目繁多的俗套之中，我以為要算“看親”這一幕，為最有趣最好笑不過的了。

當我如玩具也似的被他們活捉着去履行這種手續的時候，我的心裏，不覺暗自好笑起來。然而這無傷厥懷的事，我也落得有機會多探一次這人間少女之心了。

入秋的天氣，總是那麼的變幻無常。時而晴，時而雨，時而又陰霾得像夜叉的面孔一般的猙獰。這是一個久雨初晴的傍午，太

陽在微微的對着人笑。大自然好像經水洗過了一般，小孩子都歡歡喜喜躺在草地上，讓久別的太陽摟抱着接吻。枯萎了的樹枝，直線線的站在太陽光下，似乎虎虎有生氣。人們苦于淫雨鬱結了的胸腸，竟也隔外地覺得開展，如浴後的新裝，十分的舒暢而愉溢啊。我兀自躺在沙發上翻閱着報紙，忽然我的朋友W君，來邀我去聽梅畹華的留聲機片。久經蟄處的我，自然是很高興的一口氣就允諾了。于是我們兩個就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般的跳躍着走。W君，于我總要算是爛熟了的朋友。連心裏想念着那家的小姐，和夜晚睡在牀上的頑意兒，都可以互相公開的談論的了。我們照例地一邊走一邊談，不覺W君的陰謀又露現了原形在我的面前

了。——哦哦！原是你們又在偷偷瞞瞞地幹着這套老把戲啊！——我的心頭不禁猛然這樣的叫着。然而我的外表，却仍假裝痴迷地似乎完全不知道這奧妙的一幕是什麼，而很自然地到了W君的住家了。上帝恕我，爲了貪看處女，而才一次的借用了這種詐術。當我如侍役般的接受了W的命令開着機的時候，忽然由大門裏跑進了好幾位美麗年輕的姑娘。室內的空氣，立即變爲異常的熱鬧。素來帶着個沈默的面孔的莊嚴的天花板，這時似乎也滿面春風地在對人們微笑。我受着情感的支配，猛然由心頭髮出一陣熱氣，傳佈全身，跟着害羞之念，便也由纖維的神經裏，復活過來。我彷彿如在孩下的敗將了。我感覺有千萬隻多情善感的眼睛，如

箭矢一般的都在向我猛射過來。當我的頭爲我的輕狂眸子一抬舉的時候，我的視線，恰好如斜邊形般落在那位亭亭玉立小巧玲瓏的姑娘身上。我們都禁不住身上麻痺了一下。而那姑娘的粉頰上，早已泛上了兩朵薄薄的紅雲。我們互相偷偷地以目調戲着。這響亮的悠揚而婉轉的名伶底歌唱之聲啊，于我只如蜜蜂的嗡嗡，破鑼也似地被擯棄在我的耳膜之外了。我這時彷彿有了洞房新郎一般的榮幸了。月桂花冕寵加在我的頭上……。這許多團團在我的四週的男男女女啊，似乎都是來爲我們助慶的賀客。善奏熱鬧的留聲機，也翻作了我們洞房的歡樂。呵呵！這又是怎樣不可多得的生命的喜劇裏最可寶貴的一幕呵！我絢燦如花枝

招展也似的青春啊，就這樣地永恒地酣睡過去吧。

在極短促的時間以內，這齣喜劇，就如曇花一現般匆匆地閉幕了，W君似乎偵破了我的祕密，狡猾地笑着——問我對於那個小的中意不中意？我含糊地回答了他。自然刻薄的W君又要咒我爲不知足了。

後來W君爲這事情竟接連光顧了我家幾次，而且每一次都很誠懇地深爲那方面致意，願意配與我這個窮小子了。

不久，W君的來信，又飄然地落在我的手裏。薄薄的華箋，堆滿着蒼頭一般的黑字。我靜默凝神的觀看着，但覺肺腑真情，躍然紙上。自始至終，竟沒一字不是在敘述着那位姑娘思念我之殷切，啊！我真看得呆

了。熱血沸騰，直達腦頂。眼睜睜地不禁反復的讀了幾遍。然而多疑的我，總還以爲這是W君的短命把戲，莫須有的‘王六，’過後便也冷然了。

可是，畢竟事情竟是那麼的千真萬確。當我無意地聽着W的鄰居在把這事當做新聞一般的閒談着時，我是覺得他們講得怎樣的老實可愛啊。他們說：那位小姐是如何如何的癡情？如何的看中了一位浪漫不羈的窮學生，後來她母親要把她許配一個豪富的執袴子弟，她自己是如何的堅執着不肯，如何的和母親吵鬧着，如何的日夜用眼淚洗着面，可憐一雙杏眼，竟哭腫得和桃子一般的大了。哦哦，這是怎樣的真確地如同朗誦W的信般一刀刀刺在我的胸懷呀！哦！

我當時又是怎樣的如同沐浴聖恩般的受寵若驚地感激涕零呀！我罵我全無情感的俗物，我只望風遙對着這位多情的女神不盡地寄慨我的傾慕之思。我當時是怎樣的徘徊而繾綣啊！我竭力地記住她的面部。當我的神經稍爲寧靜的當兒，我總看見個淚流滿面的姑娘站在我的面前，時而又幻想着這位傷心的淚眼盈盈的小姐，兀自哭倒在我的胸懷，似在哭訴着爲我所招受的訕謗和唾罵。玉肩高聳地不住的抽咽着，淒涼得如同午夜的胡笳，塞外的鳴泉。珍珠也似的一顆顆的眼淚，已一點一滴地滲透了我的心杯。我傷感地輕輕的爲她拭着眼淚，我竟怎麼也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她的悲哀。上帝賜愛，我那時是怎樣的狂熱地

緊緊的摟抱着這朵帶雨的梨花，而拚命地與她長久的接吻。而且似乎吻得昏睡過去了。這時，只有蔚藍的天，青青的草，涓涓的流泉，和微微的風，飄送着一陣陣希世的愛情的芬芳。

當幻想的魔王把我驅逐出牠的國度的邊境以外時，唉，我真傷感得幾乎要痛哭了。哦哦，我的行將別離的青春底幸福啊，怕終只是永遠地沉浸在這空虛的夢幻裏吧。

近來是這種念頭，更不絕的在腦袋裏面打着圈子。昏人神智的L姑娘，和那位多情小姐的面孔，却依稀地一個一個不時的顯露在我的面前。而且似乎都是那麼的愁眉不展地在咒詛着我的薄情。一方面自己却昧着良心背地裏在單戀着一個美麗絕世

的妙齡少女，足足地爲她守了一年多的孤
戚，而還不會讓她知道。哦哦！這又是怎樣的
痴呆而矛盾得可笑的啊。然而我終于單戀
着了。我終于如瘋狂般的單戀着了。我感覺，
我的生命將更沒有光，除了這位姑娘所賜
與我的；我的靈魂呀，便也將更沒有歸宿，
除了這位姑娘所指示我的。我嘞，我將永遠
地 永遠地，爲她守着孤寂了。我寧願爲她
捐棄一切的愛，我寧願爲她犧牲一切所有
的幸福，我將一直等待到天荒地老，海枯石
爛，除非是我已等着了她的愛！哦，除非是
我已等着了她的愛！

一九二七，八，二五，于高安獨城。

給 所 愛

這次，終於到上海了。有什麼呢？朋友。
人生何處不蒼茫啊！

記得，當我走的消息被朋友們發覺了
的時候，有的一口咬定我是出來活動，有的
硬說我是去跟某黨某派弔膀子，更有的竟
居然武斷地說我是決不會走的，而且走只
是談着過過乾癮。他們唯一的理由，就是說

我有了愛人而且又有工作。啊阿，是的。我是有了雙重羈絆的人兒啊！然而畢竟我是走了。畢竟我是拋別了愛人拋棄了工作地走了啊！

“有了愛人的人是不應該輕易地離開的，”唉，我那遠方的人兒啊！我又何嘗是忍心害理地捨得和你別離呢？……假使我們都有了自給的能力，假使環境容許我們馬上結合，假使你的爹媽允許我們這樣地生活下去而不加以阻礙，那末，我是怎樣的會甘願永遠地永遠地侍候着你如同僕役侍奉着他們的主人般和你片刻不分離啊。然而，這又怎麼能夠呢？……我是一個空無所有的少年呀！我沒有黃金，沒有地位，也沒有名譽。黃金的光波，閃耀在婦人們的微笑

裏，一個較高的地位，或是一個龐大的名譽，也常常可以博得許多少女們的歡欣。於你，自然是例外。而我，又豈忍以這些猥詞來污穢我們聖潔崇偉的愛情？可是，我當時的下意識呀，竟是這樣的卑下。爲了要對社會殘酷的復仇，爲了要想滿足你的媽對我熱烈的期望，爲了要想不致于辜負了你那隆重的愛，爲了要想減輕我自己內心的負疚於萬一，我竟昏昏然了。我想投奔在黃金之魔的寶座下了，我想……一個夢境開展在我的面前，天下的豪富都歸我有了。黃金桂冕高戴在你的頭上，珍珠寶鑽，飾滿了你的全身，紅的玫瑰踐踏在你的脚下，白的芬蘭也因你而褪了顏色，所有世界上的名花都沒有你那麼華美，所有世界上的皇后都

沒有你那麼艷麗。啊啊，你是怎樣的 Royal
啊！你是人世間第一個高貴的女神。……

唉！人兒啊！請你千萬恕了我吧。這是
多麼卑下得可鄙的思想呀，不料我竟犯了。
我竟在你崇高偉大的愛神之前冒犯了啊！
到現在翻悔過來，我是如何地汗顏不禁，慚
愧無地的啊。我的靈魂兒呀！也益顯得那麼
的渺小可憐，罪不可道了哩。……

現在是春已濃了。櫻花含笑，桃李爭
芬，玫瑰花招展在枝頭，紫羅蘭也調起了顏
色。碧草坪上，春水池旁，隨處都是一雙雙
的愛侶，隨處都是一對對的戀人。他們沉侵
在愛之流裏，他們陶醉在春之懷抱裏，他們
酣睡在玫瑰色的香夢裏，盡量地在享樂他
們美妙的青春，盡量地在創造他們偉大的

藝術，盡量地在釀造他們愛情的甜液。啊
啊！這融融的春啊！……

而我！却遠別所愛孤凄地流浪在這黃
浦江頭，沒有沁沁的笑，也沒有蜜蜜的愛，
讓撒旦永久地宰割，寂寞永久地調笑，相思
永久地籠罩。啊，這又是何等地癡愚不及自
作自受的啊！

于今，三村的桃花，該已怒放了吧？人
兒啊，我的！當你和你的媽或是妹妹三兩地
打着槳兒去遊的時候，你仰視着枝頭青青
的楊枝，俯瞰着贛江涓涓的流泉，可也曾一
想及你那飄零異地的老友嗎？啊啊！“看起
了花記起了人，”我的好人兒啊，我是辜負
了你呀！我是十二萬分的獲罪于你了。我辜
負了你的芳情，我遲誤了你的青春，我罵我

淺薄無聊的功利主義者呀！我的罪愆是百世而不能贖的了啊。啊啊！我的人兒！……我的聖母！……

這幾天學校裏面放春假，同鄉的K喜氣揚揚的挽着愛人來找我，邀我和他們一同去逛蘇州。唉，好個惹人的蘇州。我的人喲，你想，我在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感覺不安的啊？去嗎？不去嗎？他們成雙作對的來，我好意思孤單單地一個人同着他們去嗎？春天根本是供有愛人的人去享受的，像我這樣，不是有褻瀆了蘇州的春之面目嗎？啊，我的人，要是你當時是在我的身傍呀，唔唔，那我是會怎樣驕矜地答應着他們一同去的啊。那時，於是你便開始理着你的裝

束，換上你那淺綠色的紡綢夾衫，飄飄然像雲中的仙子似的。面頰兒上，也薄傅了脂粉，週身的空氣，都是那般香郁郁的，你輕攀着我的肩膀一同在草地上蹣跚着，碧油油的草波把我們蕩入了青野的中心。你的頭溫柔地俯貼在我的胸前，就好像由我的心之內處沖出來的一朵鮮花。微風在你的髮間跳舞，朝陽在你的臉上遊戲，花姑娘都在向我們招手，黃鶯兒也在向我們歡啼。我們的眼前，浮游着一雙雙的愛侶，由他們滿含驚異的視線中，似乎都在暗暗地羨慕着我們，禮讚着我們。啊！人兒啊！你是這般的美貌，我是這般的年青。我們在這人世間的情侶中呀，要算是最特出，而且又最可驕傲的了！……

可是，畢竟這終于只是幻想吧了！而我當時的情景呢？却只是蜷臥在永沒有春的狹隘的一角小樓上，眼汪汪的看着區君和他的情人充滿了曲線美的背景在我的模糊的意識裏懵然的消去而淒迷地悵惘着。

唉，我的人呀！你便是我的春。沒有你在我的身旁，便春也無顏色！幸福的人們都在這樣的讚賞着：

“啊！美麗的春！”

“啊！快樂的春！”

而我，却沒有這樣的幸福感受着哩。我所知覺的呀，却只是昏黑，迷濛，長夜與孤獨。

幾時重回到春之懷抱裏去呢？啊！我的人啊！請張開你的臂膀等着我吧。

落花無語，散滿了階頭。……

Y君跑來告訴我“今天是清明”的消息，使我又記起了去年今日和你掃墓的情景。依稀是這樣的天氣，依稀是這樣的時光，蔥龍蒼翠的田野，繞着涓秀的溪流。櫻花醉得臉紅紅地。山坡也披上了綠色新衣。于今一切一切，都還是舊時模樣。一切一切都未改昔日風光。却只是啊，月兒欲圓偏未圓。一個在昏沉的上海，一個在寂寞的南昌，人兒啊，當你躑躅在田壠道上，你也會記起那個攙扶着你的人兒現在他正在切念着你遙對着你的故鄉而洒淚嗎？又或當你被荼毒的太陽晒得香汗盈盈時，你待更喚誰個來

爲你拭汗呢？

啊，我的好人，我現在是怎樣也不能夠再來攙扶着你而走了，我怎樣也不能夠來爲你拭着你的香汗了。我已是一個失掉了愛的不幸者啊。我已是一個浮萍無依的飄蓬了。

我歸來，人啊，我要歸來。

墓前的野花，該絢爛得可人了吧？請爲我採一枝吧！我要請他帶回我青春的緋紅。

一九二九，三，廿四，抵滬後二日。

罪 言

一

而何處不是猩紅的悲哀，錯綜的矛盾呢？姑娘啊，你把我從飄渺虛無的天國裏重又拖入了人寰，罪戾之眼，都在朝向我看。我喲，我又開始在這蒼莽的人間受着罪了。

據最近的形勢以觀，惡運似乎在面前等着，鬼的影子，不時的隱現在我的週遭。我想逃遁，……我想肉搏，……

這是怎樣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啊！姑娘呀！我悔不該認識你，既認識你又悔不該愛你，於今是逃遁又不忍，肉搏又不能，長令這矛盾的車輪將我的心胸輾成碎片，爲的是我有難言之隱痛呀！

近來理智與感情的交戰，瀰漫心頭。而思念你的念頭終於日益加切。愛的細菌，繁殖遍了在我的血輪裏，無疑地我是完全被你佔領了啊。

就縱令白刃加在我的頸上，就縱令銳劍對準了我的胸膛，任憑怎樣呀，也不能够叫我不來愛你。

啊，姑娘，我那可愛的姑娘啊！……

可是事實畢竟是這般的矛盾而不幸，你是一個有了愛人而未能得着愛的慰藉的

病狂者，而我却是一個天涯飄泊無所依歸的魂兒啊。在這樣的意外幸運的相逢之下，由你那瘋狂似的表情底體態，鬼一般的聰明智慧，使我不禁對你發生了無限的同情，無限的惋惜，由惋惜而溫慰，由溫慰而愛慕。雖則我們相識還不到一個禮拜，然而我確信我們這種純真的奔縱的情緒並不是時間可以範圍的呀！

自從和你相識以後，由你的美惹起許多覬覦者的訾議，連帶對我攻擊得非常利害，其實，他們又何嘗知道，我也是在啜着人家殘餘的愛的渣滓以陶醉啊！我一面流着眼淚，一面在對你微笑，我是明明睜開眼睛來在做夢啊！

你竟那麼的苦悶嗎？我的姑娘！儘你所

要的在我的身上割取吧！將你的抑結寄放在我的心頭上，鞭打我的肌肉以發洩你的悻怒，把我直看做是你對你的‘他’復仇的工具吧，我都願意，如其你會感覺比較更快樂一點，我都十二分的願意。

請不要爲我打算呀，姑娘啊！你昨天的談話是太使我難堪了。我是決不會抱怨你的呀，你去吧！你請去着你的人兒那邊吧，爲什麼要愛着我一個狂亂的人呢？……

“難道一個女子不 能够同時愛着兩個人的嗎？”

聰明的孩子啊，這不是你應當要講的話。上帝只跟你造了一顆心，你怎能把他分開同時送給兩個人呢？別只是這般的癡想吧：爲了你，爲了我的愛，我是什麼都願意

犧牲的啊！難道我們不能夠相愛得更偉大一點嗎？讓我永遠地膜拜在你的腳下吧！讓我做一個愛之犧牲者吧！讓我做一個感情的奴隸吧！

你說，我似乎沒有勇氣愛你，唉！姑娘啊，請你千萬不要誤會吧。我的精神已戴上了你的圈套，我的熱情也在因你而燃燒，我怕因我的狂熱，驚走了你幽默的愛神，我怕因我的暴厲，踐踏了你嫩弱的愛苗。我是靜靜地靜靜地在期待着你的意旨呀！勇氣嗎？血肉疆場，都是大好的青年男女戀愛的場地，我死且不惜，我怕什麼？我怕什麼？姑娘啊！請將你的面轉向給我吧！這是人間愛的源泉，力的母胎。啊，我願做一個希臘中世紀的爲愛長征的騎士，我歌讀維特，我追懷

綠蒂。姑娘啊，你聽吧，我的血潮在爲你而狂嘯呢！

這是一個怎樣可紀念的夜使我永遠不能去諸懷的啊！綠茸茸的草地塗上了銀白的光輝，大地沉寂得和死一般的安息，雖也有一聲聲的汽笛聲斷續地侵入我們的耳鼓。我們相互偎倚着蹣跚在這青野之上，深深地感覺着一種生之愉悅與幽閒，你爲我慢慢地訴述着你過去的故事，臉上不時的充滿着那幻變的表情。你說了，你還是那麼的愛着你的‘他’，你又說，我們就來一個三角戀愛的喜劇吧！……我聽了只是靜靜地不能禁聲，冷的苦笑浮現在蒼白的臉上，嫉妬和辛酸佈滿了全身。你發覺了，於是用着你那含着深情的眸子只管向我看：輕輕地

將你的纖指描着我的臂膀，用着你那由情絲織出來的言語如微風飄忽般的對我說着：

“你這樣的愛我嗎？你……要……後悔的……啊……”

啊啊！至愛的姑娘啊！願你賜我以死吧！這樣地深情體貼的話，這是我到人間來後第一聲的福音啊！

就在這樣的月色清輝之夜，我開始滑入在你那愛之深潭裏了。你醉態朦朧的蜷臥在草地上，任我瘋狂般的愛撫，有如一隻馴善之羔羊。我緊緊地緊緊地摟抱着你不肯放鬆，狂吻着你的面頰你的長眉，你的紅唇，爲的是這暫時的歡暢呀，即刻就要變了那明朝的空漠。長空的星星是如此其璀

璨，多情的月兒更凄豔地照着。姑娘啊，莫忘記呀！永莫忘記！“月色雖言好，青春不常青。”請趁此美麗之辰光呀，來儘量地愛吧！愛吧！

啊，願月色將我們長此掩埋，願長夜將永此不天明。……

這幾天是關於我們的謠風更益熾了。而你究竟怎樣了呢？姑娘啊，請示給我以照路之靈光吧！……

二

有誰知道我內心的悲哀和鬱結呢？你，我的姑娘，難道我不可以告訴你一些嗎？然而我所要說的呀，似微風一般的幽怨，似細雨一般的朦朧，似行雲一般的飄忽，似驚濤

一般的悲憤，怎樣說呢？又怎能說呢？

我不能哀叫，我不能悲啼，不能如夜鶯一般的淒泣，也不能如困獅一般的怒吼，快樂已和我永訣，恩愛已和我斷緣。血輪冷了。心泉涸了。我的靈魂兒也已和我遠離了。

這樣的一個人兒，這樣的一具活骸，而還會得着你——像天仙一般高潔的你的愛，這真使我受寵若驚地從午夜的酣睡中也會笑醒過來。這真使我惶愧無地地要爲你而叫冤了。

試想啊，我的姑娘，我將怎樣的向你剖訴衷腸呢？我將怎樣的賜給你以我的悲哀重縷着的心而圖報稱於萬一呢？血雖冷了，但全身的血輪又因你的熱而鼓動；心泉雖

涸了，但心泉之源又因你的推動而開暢了。你的狂熱啊！已完成了我青春的美夢，你的溫情啊！已塗上了我生命的緋紅。你一手把我從黑魆魆的地獄裏拖了出來。試想啊，我的姑娘！我將怎樣的向你剖訴哀腸呢？我將怎樣的賜給你以我的悲哀重縷着的心而圖報稱於萬一呢？

這幾天這樣的念頭縈繞心頭，思慕你的熱誠，不時的在腦圈裏面打着轉。稍一靜默，便看見你在我的面前酣笑，如飴糖一般的密語，又復低微地浸入我的耳鼓。無疑地，我的精神是已被你踐踏無餘了。姑娘啊！謝謝你爲我築成了這樣一座幽秘的幻想之王宮，你便是這宮裏的女王呀！我便是終日來朝的一個遠方的渴慕者。在你這聖

者的王宮裏，我夢遊，我沉思，我瘋狂，我泥醉，我昏惘，我癡迷。這裏有春天，也有冬天；有光明也有晦暗；有薔薇也有荊棘；有欣悅也有恐怖；恐怖欣悅交戰着在我的內心，我彷徨彷徨，永遠地彷徨着在你的王國底裏面啊，讓荊棘刺傷了我的足，黑暗遮沒了我的面，冬天冰冷了我的心。

姑娘啊，謝謝你。你所給我的委實太多了。我現在是再也不敢坦受了呀，你那隆重的寵賜。爲的是生死渺茫昏不定，我自己要珍重啊，我的生命永遠長青。請你賜給我以更多的殘酷的苦痛吧！在你的冷酷裏我將回味着我們過去如雲煙一般的歡樂，憧憬着我未來的開展。我將爲你唱一首纏綿悱惻的愛慕之歌啊！那歌便是寫着你和我。我！

啊，姑娘，至愛的姑娘。請記着吧！快樂是悲哀的住家，得意是失望的前身，幸福是痛苦的影子，那可怕的惡運呀，不久便要向我們襲來。現在，雖然是我倆很幸福地沈醉在這玫瑰色的香夢裏，但這夢醒後的疲乏與枯澀呀，竟沒有一刻不在我的心頭作祟。我戰慄了。我惶駭了。而況你又是那麼的迷離彷彿的不可捉摸呢？

何處有永遠的愛啊？我所要的，怕終只是在夢裏追尋吧！……

別了。別了。一切的我所眷念着的人們，一切的我所關懷着的朋友，我願從這醞盪的春風裏面遁出去，去向那冰天雪地陰霾密佈的國度裏。

而你啊，姑娘，我怎能夠盡忘却呢？……

…我去了啊！我去了啊！春光還是這樣的
俏，願春永遠在你的門下。願你和春永遠絢
耀。

一九二九，四，十五，上海。

後 記

這四篇小說，是我在四個不同的時期內寫出的。但每一次的動機，都是在實際工作疲乏之餘，內心的苦悶，燒熬得無奈何的時候。

人到真窮時，才會找到他自己的靈魂，把握着他自己的生命，從疾苦呻吟中而回返到他自己的世界裏去。

我是一個從血淋淋的人世間新敗回來的戰者呀！在那邊的世界裏，我看見有不少的人在拿着人頭當酒器，有不少的人在啖着人肉當大餐，更有不少的人不惜拍賣他們自己的靈魂以冀分得一杯羹，他們吞食了我親愛的朋友，他們殘殺了我可憐的弟兄，他們得意的貓笑，狐狸般的狡猾，惡魔般的暴厲，鬼蛇一般的虛偽，……儘在向我的靈魂酷毒的鞭打，似乎又要來將我捕殺似的。我駭極了，殺機潛伏在我的四圍，白的死神岸然站立在我的前面，誰是我親愛的友朋啊？遠了，遠了，一切都沒有了！于是我便從血肉模糊的光影中，負着創傷，披着箭矢，帶着血腥而狠狠地逃回來了。

一切於我是沒有的啊，我已是被人從

夢裏踢了出來，于今是夢也殘了，生命的源泉，或將從此永涸了吧！?……

這，算是我從夢裏醒過來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品。朋友，這裏雖沒有奇異的鮮花，動聽的故事，將使你們得着微笑的滿意。然而，她確汎濫着真情之流，燃燒着青春之熱火呀！

這流，將一直流到天邊，這火，將一直燒到世界之最末日，如其我的世界還有一天存在的話。

朋友，握手吧。我謹將我的靈魂，獻給在你們的面前。讓花塚示給了你們我的少年。

一九二九，四，十六，石亭記於上海。

一九三〇年七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七月發行

1—1500冊

本書實售二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